

汪拙

史

記

批註

史

記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傳靳黈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傳寬

案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

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

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爲韓王也

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按蓋橫陽也

從攻安陽

後魏地志云已氏有安陽城隋改已氏爲楚丘今宋州蕭丘縣西

安陽故城是也杠里擊趙賁軍於

開封及擊楊熊曲遇

志云曲丘羽反遇牛恭反

陽武

鄭縣也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

沛公立爲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

謂美號爾

從入漢中遷爲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徐廣曰屬上郡鄜州洛交縣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

從擊項籍待懷

案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州也賜爵通德侯

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

徐廣曰敖倉之下

益食邑屬淮陰

張晏云信時爲將擊破

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

博泰山縣也

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爲陽陵侯

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

五歲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

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

五歲爲齊相國

高王劉肥相

兵而守曰屯

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

將屯

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

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寬爲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

二歲爲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諡爲

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斬欽

音禽

以中涓從起宛胸

上於元反求俱反曹州縣也

攻濟陽

曹州宛胸縣西南三十五里濟陽故城

破李由軍擊秦

軍毫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

一作徐廣曰

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

田北斬車司馬二人

張晏曰主官車

騎長一人

張晏曰騎之長

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

賜欽爵建武侯遷爲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

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

張晏曰特

起兵者也說音悅

當南

徐廣曰今曰考城

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

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

綱案上音肥下音禱

漢書作趙賁軍案此

在河北非曹參

變喻之所擊也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

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

徐廣曰鄲有平陽城

括地志云平陽故城

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

將兵郡守

降鄴

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

降邯鄲郡六縣

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

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皐南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

下

魯城之下今

略地東至繒郟下邳

案地理志繒屬東海

今繒城

南至蘄竹邑

名在沛

音機竹

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

案孔

文祥云共

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

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敵破之

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敵破之

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敵破之

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敵破之

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敵破之

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敵破之

爲散而氣愈清
離所氣以不

意終沈之不利不制
自見乃以也如傳戰
見外幸一括作斬功

國小顏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
云侯傲也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
案劉氏云事役使高后五年歛卒諡爲肅侯子亨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遇律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孝文後三年奪侯
國除

蒯成侯繆者漢書作蒯從蒯從邑今書本並作管蒯音非也蘇林音簿僅反管灼案功臣表屬長沙縣音
音簿壤反楚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聲相近此得其實也
與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繆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郡
也沛人也姓周氏常爲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
陽故城是也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不利終無離上心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
分鴻溝以縲爲信武以縲爲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縲爲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
侯戰不利不敢離武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
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縲以壽終諡爲貞侯一作卓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縲
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縲子應爲鄆侯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鄆縣鄆一
作鄆鄆縣林音多屬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者至元
鼎三年居爲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欽皆高爵徐廣曰一無高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
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繆操心堅正音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

涕此有傷心者

徐廣曰此一作比

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陽陵信武結髮從漢助協人謀功實天贊定齊破項我軍常冠創成委質夷險不亂主上稱忠人臣扼腕

考證

傅靳蒯成列傳陽陵侯傳寬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臣照按漢地理志陽陵故弋陽景帝更置高帝時不容先有此名年表索隱云楚漢春秋作陰陵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臣召南按棘蒲地不可考左傳哀公元年師及齊師衛師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則是晉邑而杜不言所在是其地在趙魏之間

身得江陵王索隱按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臣照按共尉嗣臨江王此乃因其所都而以江陵王稱之

居爲太常有罪國除○漢表云坐爲太常收赤側錢不收完爲城旦

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

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

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

蘇林曰一木橫輿車前一入推之孟康曰輓音

胡格反輓音晚前輓者率也輓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

鮮衣美服也

鮮音仙。妻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

問妻敬。妻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妻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

稷，堯封之邵。

邵音胎，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豳城是也。說文云：邵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國，奔外家也。毛萇云：邵姜嫄國，變見天，因邵而生。后稷故因封於邵也。積德累善，十

有餘世。公劉避難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言馬箠示約。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

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濱東海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

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與營成周洛邑。括地志云：故王

鄩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按此卽營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卽成周城也。尙書曰：成周

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邶鄘之衆，按劉敬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

說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所以此而論漢書非也。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

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附離不以膠漆也。案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案謂使離者相附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

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

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敬王又居王城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壑，沛收卒三千人，

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榮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

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

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案戰

國策蘇秦說燕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案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

其吭一音胡剛反蘇林以爲吭頸大脈俗所謂胡脈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

故山此亦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不如都

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車駕西都關中案謂卽日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

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

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

上力爲反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

矜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漢書作羸音濟肉也恐非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

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句注山在代州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

官今迺妄言沮吾軍沮音才敍反詩械繫敬廣武廣武故縣在句注山南也遂往至平城匈奴果

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

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

彊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控引也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

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

何爲不能願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

方望溪云
史公於禮
書痛法用
秦儀制由
代聖沈而
是湮者實
成之也王
之通然用

關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案張晏云：白羊。匈奴名。二亦謂之。者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也。今新秦中。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

時諸景及三輔諸風諸懷尙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者薛人也。

何遜曰：楚漢春秋名。薛縣名。屬魯國。

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

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

開國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

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

不敢斥言其非約於後論隱約其詞而希世之生則假魯兩首以發之世以爲善其對之微也末載果廟之立著其愚與所稱以臆示儀法耳此類皆

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四衣一襲

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音祈迺去之音祈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

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

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王喜

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

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案類集云大猾狡猾也音滑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

天下案漢書音義諸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案張晏曰斬將攻城曰拔取曰奪楚

又已勉反案方音云南方取物云奪許慎云奪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取也王逸云案方音云南方取物云奪許慎云奪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下之風流也案漢書音義曰稷嗣君名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

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

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

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

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

就高帝一
語而叔孫
通之阿孫
已盡於此

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

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徐廣

準音子外反。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爲習。隸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蒞也。案昭

云引繩爲綿。立表爲蕞。音茲會反。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爲蕞。又纂文云。蕞今之纂字。包愷音卽悅反。又音

纂。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卽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隸。音隸。亦

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徐廣曰。漢以十月爲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

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顏傳聲教

疾。行致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

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臚。案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爲臚。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傳語

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倭此以爲臚傳。以次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徐

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爲臚。音閭。句音九注反。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廣曰。一

作職。案臚與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職載芻象。至秦始皇去其輪而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

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

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抑屈也。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

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譴諱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迺拜叔

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

叔孫禮
別就原
廟薦櫻
容之而
孫無遁
自形人

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案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關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爲啖。案孔文祥云：與帝共攻冒苦，難俱食淡也。案說文：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云：臣三誠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劍將自殺。上離席，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卽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案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關章昭云：蹕，止人行也。長樂時也。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案章昭曰：關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關應劭曰：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案謂舉動有過。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遊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高誘云：進含桃也。鸛鳥所含，故曰含桃。今之朱櫻卽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智豈可專
邪曾文正
云此語是
過人處

敘季布
多能盡其
生口平中
以丁公曹
邱絡綽之
使局勢不
板用筆極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音屈道固委蛇。音移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度藉案幹。委非一狐。委輓轅說。蘇瀛陳書。皇帝始貴。車駕西都。既安太子。又和匈奴。奉春穆嗣其功可圖。

考證

劉敬叔孫通列傳。號穆嗣君。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風流也。闕案。漢書音義曰。穆嗣。邑名。○徐孚遠曰。是時功臣多有名號侯者。叔孫無軍功。安得封邑。徐叔爲長。

卷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開闢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專也。闕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爲近。專音義難喻。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梁如淳曰。窘困也。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梁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爲柳。郭展曰。皆棺飾也。戰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爲柳。廣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闕案。服虔臣瓚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爲車通名。郭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爲通允。故禮曰。設柳襲爲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

柳故後人通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謂車爲柳也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案謂輕車一馬車也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

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竄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

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

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

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

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

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

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

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

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呂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

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酗酒也至留邸一月見罷季

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

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

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見陸下深淺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

對寫二人
作段落

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穎曰
所說率較音姑角言曹邱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司馬遷以父名談故改之事貴人趙同等司馬遷以父名談故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
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邱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君爲介於布請見竇長
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邱曹邱至即揖季布曰楚
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
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悅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
益聞者曹邱揚之也季布弟季心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
人亡之吳從袁絲匿字絲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梁如淳曰中射之司馬中尉
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籍音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
丁公爲楚將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岡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
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
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

繼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謂居家之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
家作保傭也可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賈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
保信故謂之保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

一
時
氣
急

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圖）趣音促，亨音普。言反謂炎令赴鐵也。方提趣湯。（圖）徐廣曰：趣一作走。（圖）提音啼，趣音妥。徐廣云：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布願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圖）徐廣曰：小一作臣。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圖）徐廣曰：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圖）徐廣曰：屢一作屢，一曰覆。案徐氏云：一作覆而下云：擊旗，則覆軍爲是。擊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圖）徐廣曰：或作概，字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圖）徐廣曰：復一作冀。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圖）如淳曰：非死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致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樂布哭越，犯禁見磨，赴鼎非冤，誠知所處。

考證

季布樂布列傳上將軍樊噲曰：○漢書匈奴傳云：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與此同本傳不載。

卷一百一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

鼂音如周，字絲，父故爲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爲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卽位，盎

兄噲任盎爲中郎。所保任，故得爲中郎。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一作目。

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

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

時與共治，主亡與亡。

行其政令，不以主亡而不行，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

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

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

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

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

望怨也。吾與而兄善，今兄廷毀我，盎遂不謝。

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清室。

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

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如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